



给故乡的河起个名

□梁晓丽

河的发源地在凤凰山脚下，至于什么时候有了河，我们不知，祖先也没记录下来。关于河的名字，有各种说法，有的叫甘坝子河、有的叫下河坝……其实河并没有名，只是村民因为好记，就把流经家门前的那一段，用离河近的院落命名了。



1 儿时的记忆

我家离甘坝子河很近，很多快乐的儿时记忆都藏在河边。这段河长不过200米，最宽处四五米，临河而住的人却多。凤山、骑龙、石船，三个村庄还没合并时，河是石船和骑龙的分界线，河东属骑龙，河西是石船。我家在石船，湖广填四川的祖先把落脚点选在离河不远的梯田旁，从此枕着河入睡，一月月一年年。

我对河最初的记忆，是三岁跟母亲去河坝洗衣。那年腊月，母亲背着麻布罩子、铺盖面子和床单，我跟在后面。走过一截青石板路和两根田坎，下一段陡坡，河像大地上裂开的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出现在我眼前。河床乱石堆砌，清冽的河水像无数小脚丫撒着欢向前奔。至于到哪里去、去多久，母亲不知，我更不知。

母亲洗衣服的地方，就是甘坝子河。母亲说：“小丽，去甘坝子河洗衣服了哟。”我就会屁颠屁颠跟着走，为此没少挨打。来到河边，母亲严肃地给我立下规矩——不许一个人去河边。我仰起头，问她为啥子。她瞪了一眼：“不许去就是不许去！”

河上面有一座石桥，听老辈人说已有上百年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桥。桥下长石条撑起四块石板做的桥面，下面有一块天然的大石板，有上百平方米。河水流过时形成天然水滩，露在水面上的石板，光滑平坦，是方圆几十里洗衣的好地方。

2 凶猛的河水

河水穿过石桥，淌过麻老娘滩滩、下河坝，拐几道弯，欢快地朝杜家坝奔去，最终与发源于雀儿坪的苎溪河相遇，一起来到天仙湖，再汇入长江。河水世代在山间奔跑，没想过最终会成为长江的一员，更没想过它们中的一部分会留在村庄，滋养万物，同时也给村庄带去灾难。

我家屋前有处小堰沟，每年夏天涨洪水时，父亲就睡不着觉，出去修筑河缺，打开堰缺、田缺，把大水引出去。有时忙忘了，不管雨多大、多晚，父亲都会打着手电，披蓑衣戴斗笠出门。每每此刻，我们都为他揪心，直到大路上有一道电筒光穿过又密又密的雨帘，照到木门上，才会松口气。

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夏季洪水，至今想起都让我后怕。那天，乌云密布，像黑锅盖压在村庄上，让人喘不过气。闪电一道道划破天空，雷声如密集的鼓点，风带着卷在天井院子上空疯狂地扭动，豆大的雨狠狠敲打在瓦房上。我家正在修红砖房，二楼的单

砖墙才修了一半。

肆无忌惮的河水冲破河堤，被冲垮的红砖墙，倒塌打断了水泥板。母亲正在水泥板下舀水，她怕雨水把新房子淹了。“喀嚓”，天崩地裂，水泥板断掉的声音压垮了村庄，压在母亲的头上。与此同时，母亲揪心的哭喊声，从红砖墙下传来，牵动着村庄里的每一个人。当父亲从水泥板缝间把母亲背出来时，我吓傻了，我看见母亲头上鲜红的血水。

那晚电闪雷鸣，一次次把村庄照亮、炸醒，瓢泼大雨泼在青瓦房上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，这是龙王发怒了。母亲运气好，只受了一点皮外伤。凤凰山的林老头，就没那么幸运了。

林老头也和父亲一样披蓑衣戴斗笠，在河边筑缺。雨是半夜来的，他打着手电，刚走到河边，天空中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紧接着轰隆隆的雷声像要把村庄震个底朝天，借着闪电的光亮，林老头看见洪水像猛兽向他扑来……

3 给河起个名

被河水带走的，还有我的三爷。那年夏天，十多岁的三爷和一帮伙伴去河里洗澡，在麻老娘滩滩，长得又帅又聪明的三爷却再没爬上岸来。老人们说，是麻老娘带走了三爷。那以后，麻老娘滩滩成了禁区。娃娃们在学会走路后，大人就要叮嘱不能一个人到河边去，更不准到麻老娘滩滩去。

河不发怒时，就像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常年守着村庄，打着盹、唱着歌，讲着它的故事。我喜欢听它讲，只要回家，就要去河边走走，听它静静流淌的声音，和它说说在外的疲惫与欢乐。

故乡的河，是丝带，是动脉，是住在游子心上的乡愁。然而，它没名没姓上千年，总让我忧虑，老想着要给它起个名，让走出去的人们记着回家的路，让他们知来时、晓归处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冬日的暖阳里，乡村的田园却一片生机盎然，那都是菜田里绿油油的萝卜秧的功劳。照理说，冬天应该是萧瑟的，可在綦江赶水镇的石房村的土地上，却到处是繁忙祥和的景象。

1

土里土气的萝卜，在石房村却是个宝。这个平凡的村庄，有着上百年的种植萝卜的历史。老百姓喜欢种萝卜，是因为种植萝卜能挣钱，这朴素的道理埋在了老百姓心里，像种子一

冬日的草茺萝卜

□刘泽安

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。但这样的理由也在发生变化，各种各样的萝卜是不一样的，自然品相不同，卖出的价格也不一样。经过慢慢试种，“黑叶春不老”草茺萝卜成了老百姓的选择，那圆形的、椭圆形的、白胖白胖的、白嫩嫩的草茺萝卜，皮薄、汁多、化渣成了“黑叶春不老”的标志性特点。

草茺萝卜成了石房村的一个地理标志，老百姓怀里抱着白胖的萝卜走向了致富的捷径。说是捷径也不准确，那是一条石房村人自己踏踏实实走出的致富道路。区里、镇上大力支持，每年举办萝卜节，让草茺萝卜不再是草，变成了宝，它们从石房村出发，走向大城市，摆在了城里人的餐桌上。

2024年12月，照理应该是收获草茺萝卜的季节。但由于热天过长，酷暑的阳光下，草茺萝卜播种的时间也不得不延后一个月，人们的期待也延后一个月，要等到12月底才能下地收萝卜。

采收草茺萝卜，可不是同收水稻、收玉米一样。如果你来到石房村，看到的肯定是弯腰在一弯弯的土里扯萝卜的场景，那是一个震撼的场面。一弯弯的田，一弯弯的绿色，一弯弯的人，一会儿弯腰扯着绿色的萝卜秧秧，不用太费力就会把土里的草茺萝卜扯出来。

2

在石房村，我遇到了专门种“草茺萝卜王”的老陈。老陈今年七十多岁，与农村的老年人相比身体不算硬朗，但他心系草茺萝卜，

心里想的就是种萝卜王，一年一定要种一个萝卜王。

认识老陈也是偶然。从村里张书记家出来，拐了一个弯，发现土里有几窝蒲公英，茂盛养眼，刚扯了两三窝，老陈拉了拉我的手，我以为是他家种的，正准备向他道歉，还没有来得及开口。

“我屋背后种了一大片的蒲公英，随便你去扯。你是张书记的朋友？”

我愣了下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是张书记的熟人，今天来看看石房村的草茺萝卜，这几窝蒲公英长得太招人喜欢了。”

老陈不容我想一想，也不容我置疑，拉着我穿过他家的堂屋、灶房，屋后的一块地不大，只有二三亩地，地的四周坎边上种了一片蒲公英。地边的蒲公英倒也耐看，我仔细地扒开一窝一窝的蒲公英，看了看、摸了摸。

“你随便扯，想要几窝就几窝，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，等晒干了就更少了。”老陈这样说，我反而下不去手了，那是卖钱的蒲公英，跟草茺萝卜没什么两样。如果一窝都不扯的话，又辜负了老陈的好意，那不是伤他的自尊吗？他的面子也过不去。于是，我不得不违心地扯了几窝。

3

我抬眼一看，田中间有几窝萝卜，比地坎边的蒲公英大了不少。

“这是什么萝卜？跟弯弯田里的萝卜不一样啊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老陈答：“是一样的，都是草茺萝卜，只不过我

想种的，跟大家平常种的不一样。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我更好奇了。

“你看，我种的萝卜之间距离比较远一些，因为我想培育‘萝卜王’，参加每年萝卜节的萝卜大王评比。”老陈解释。

仔细一看，那绿油油的秧子下面，萝卜确实明显要大很多。原来，老陈种萝卜是奔着“萝卜大王”而去的，蒲公英只是附属品。

“今年有希望吗？那可有点奖金哦！”我打趣老陈。

“奖金倒不是唯一的，我只是想争口气，自己种了几十年的萝卜，怎么说也应该好过其他人，不然会被别人瞧不起的。”老陈认真地说。

埋下头看了看老陈的几个萝卜样品，还真有“萝卜大王”的品相。

“老陈，谢谢你的蒲公英。也预祝你早日拿下‘萝卜大王’称号。”朴实的蒲公英种子是会飞起来的，我相信石房村的萝卜也会像蒲公英一样飞舞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。

走出了老陈的萝卜王地，我看见村里每一块萝卜地都插上了一排排黄色的牌子，原来那是村里统一安装的生物控制器，是草茺萝卜品质的保护神，使草茺萝卜不受害虫的侵蚀，保证草茺萝卜的自然生长。

一排一排的黄色牌子铺在石房村的萝卜地里，那就是村庄的哨兵，呵护着草茺萝卜冬日里闪亮登场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主席)

